

凯·萨默斯比传

一个站在权力核心的女人，如何被从历史里擦掉

王建硕

非虚构 · 对不确定的事，明说不确定

导读

一个站在权力核心的女人，如何被从历史里擦掉

先做一个思想实验。

想象一位五星上将的回忆录，559 页，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年半。再想象一个女人，在这三年半里每天坐在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方向盘后、办公室外间、餐桌旁、牌桌对面——从伦敦跟到北非，从北非跟到诺曼底，从诺曼底跟到德国投降。

现在翻开这本 559 页的书，找她。她出现了一次，在一份随从人员名单里，身份写作"通信秘书，兼开车"。

这不是虚构。上将叫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书是 1948 年的《欧洲的十字军》，女人叫凯·萨默斯比——爱尔兰科克郡出身的模特儿，伦敦大轰炸里开救护车的女司机，盟军最高统帅的司机、秘书、副官。战后，她被从名单上划掉，回纽约做时装公司的小职员，1975 年死于癌症。临终前，她留下了一本回忆录，书名里有一个她守了三十年的词：love affair。

这本书讲她的一生，但它真正的问题是另一个：**一个人是如何被从历史里擦掉的？**擦除不需要阴谋，不需要命令——它更像一套标准工序：先在编制表上不留她的名字，再在官方史里把她缩成一行，最后在她开口说话时，用"她的性别、美貌和阶层"给这份证言预先打好折扣。

所以这本书有两种章节。一种是时间轴上的故事：科克郡、伦敦、闪电战、北非、诺曼底、法兰克福、纽约。另一种每隔几章出现一次，叫"证据的章节"——专门检查我们手里的材料：她的两本互相矛盾的回忆录、一本第三方日记、一份马歇尔档案馆里的备忘录、一封据说被销毁的信。每份材料只问四个问题：谁在说？什么时候说的？为什么说？经了谁的手？

有一条规矩贯穿全书：对不确定的事，明说不确定。这本书里最重要的问题——她和将军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到最后也没有判决，因为双方的证据一样薄。但这场"双方都没有证据、结果却早已注定"的战争本身，恰恰是确定的历史，也是这本书真正想让你看清的东西。

从科克郡的雨开始。

第一章 · 科克郡，1908

西科克的雨

爱尔兰西南角，科克郡的西边，有一片海湾叫 Roaringwater Bay——咆哮水湾。名字起得诚实：大西洋的风一年四季往这里灌，雨是横着下的。湾里散落着几十个小岛，其中一个叫 Inish Beg，爱尔兰语"小岛"的意思。1908 年 11 月 23 日，凯瑟琳·海伦·麦卡锡-莫罗（Kathleen Helen MacCarthy-Morrogh）出生在这一带——有的资料写她生在巴利德霍布（Ballydehob）附近的德里纳特拉，1916 年全家才搬上 Inish Beg 岛；也有资料直接写她生在岛上。她人生的第一条记录就存在两个版本，这几乎可以算是这本书的一个预告。

先说清楚她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因为这决定了她后来一切选择的形状。

她的姓氏 MacCarthy-Morrogh 翻译成大白话是"麦卡锡家的大人物那一支"。麦卡锡家族在中世纪是芒斯特的王族，其中 MacCarthy Reagh 一支世代统治西科克的卡伯里（Carbery）地区——她的父亲唐纳尔·弗洛伦斯·麦卡锡-莫罗一辈子都在提醒别人，自己是"卡伯里亲王"的后裔。这个头衔在二十世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它能开门：在英伦三岛的社交场上，一个古老的爱尔兰姓氏仍然是一种货币。

问题在于，这个家庭除了姓氏，剩下的不多了。

没落乡绅

她父亲曾是皇家芒斯特燧发枪团（Royal Munster Fusiliers）的军官——资料里他的军衔有少校和中校两种写法，又是一个对不上的细节。母亲薇拉是威尔士人。凯后来管父亲叫"black Irish"，黑爱尔兰人，指那种深色头发、深色眼睛、被认为是西班牙血统混入的爱尔兰长相。这是她自己留下的少数几句关于童年的话之一。

要理解这个家，得知道一件事：他们属于盎格鲁-爱尔兰人（Anglo-Irish）——几百年来统治爱尔兰的新教徒地主阶层，说英语，信新教，孩子在英国读书，土地和佃户在爱尔兰。凯出生后的十几年，恰好是这个阶层整体沉没的十几年：1916 年复活节起义，1919 到 1921 年独立战争，1922 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独立战争和随后的内战里，乡间的大宅被

一座一座烧掉——有据可查的就有两百座上下。西科克正是冲突最烈的地区之一。麦卡锡-莫罗家的大宅保住了，但那个阶层的世界没有保住：土地被一部接一部的土地法分走，租金收不上来，佣人请不起了，屋顶漏了修不起。

这就是凯童年的底色：一个还挂着祖先画像的客厅，和一双要省着穿的鞋。

大白话

大白话：她生在一个"名义上是贵族、实际上在走下坡路"的家庭。这种家庭给孩子的遗产通常只有两样——一副好姓氏，和一种终身摆脱不掉的焦虑：怕掉下去。

美貌是可携带的

1924 年前后，她的父母分居，那年她十六岁。这个家庭的解体在资料里只有这一句话，没有谁对谁错，没有细节。之后她被送到英格兰读书，再后来，她去了伦敦。

一个没落的盎格鲁-爱尔兰家庭的女儿去伦敦，手里能带的东西是可以列出来的：一个古老的姓氏；一口被英格兰学校修正过的口音——她爱尔兰的口音后来几乎听不出来了，见过她的美国人都以为她是英国人；以及美貌。见过她照片的人不需要别人解释这一条。高挑，深色头发，颧骨分明，镜头喜欢她。

这三样东西里，姓氏没有利息，口音只是配件，真正能在伦敦换成工作、换成婚姻、换成出路的，是第三样。她后来确实一样一样把它们兑现了——先是模特儿的工作，然后是一门婚事，丈夫姓萨默斯比。

这个姓她留了一辈子，比婚姻本身久得多。而她出生的那个名字，凯瑟琳·麦卡锡-莫罗，从二十多岁起就不怎么用了。这本书讲一个人如何被别人从历史里擦掉，但第一个开始擦的人，其实是她自己——这是需要在一开始就说清楚的事。

那时她还不知道，再过十几年，她会开上一辆救护车，然后是盟军最高统帅的帕卡德轿车。她只知道一件事：科克郡的雨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

第二章·伦敦，模特儿

一条产业流水线的末端

凯到伦敦的时间，各份资料都写得含糊，大致在 1920 年代后半。她做过的事可以列出来：电影厂的群众演员——站在镜头深处，没有台词；学过一阵摄影；然后是时装模特儿。这三份工作有一个共同点：都靠外形吃饭，都是消耗品行业，今天是新面孔，明年就不是了。

要理解她的处境，得先解释一个已经消失的词：mannequin，中文现在叫时装模特儿，但在 1930 年代的伦敦，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很具体的职业——在百货公司或时装屋的沙龙里，穿着当季的衣服，在坐着喝茶的太太小姐们面前慢慢走过、转身、报出编号。不是拍照，是活人展示。报酬按场次算，没有保障，青春是唯一的本钱，而这个本钱每天都在贬值。

三十年代伦敦的时装业中心在西区。一个西科克没落乡绅的女儿，在这里的正式身份是“雇员”。她古老的姓氏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时装屋的客人不会因为一个模特儿是“卡伯里亲王的后裔”就多订一条裙子。真正有用的是她的身高、她的颧骨、她走路的样子，以及一样从第一章带过来的东西：在比自己富得多的人中间不怯场的能力。这是那类家庭真正传下来的手艺。

一门婚事

1936 年，她 28 岁，嫁给了戈登·托马斯·萨默斯比（Gordon Thomas Summersby）。关于这个人，可靠资料给出的信息少得出奇：曾在军队服役，战时回到军中。他和凯怎么认识、婚后住在哪、感情如何，几乎都没有独立记载——我们对这段婚姻所知的一切，几乎全部来自凯本人后来的讲述，而这本书会反复遇到这种局面：**关于她的私生活，唯一的证人往往是她自己。**

按她在回忆录里的说法，这段婚姻在战争爆发前后已经名存实亡。1943 年正式离婚——有的资料写 1942 年，这是又一处对不上的地方。可以确定的是：婚离了，姓留下了。“凯·萨默斯比”这个名字从此跟她走完剩下的一生，比她这段婚姻本身长了三十多年。

大白话：她把自己重命名了一次。出生时的名字带着爱尔兰、带着没落的家族、带着父亲的军队——萨默斯比这个姓干干净净，没有历史，英国人念起来毫不费力。在当时的伦敦，这是一笔划算的改名。

1939 年 9 月

1939 年 9 月 3 日，英国对德宣战。战争对伦敦的时装业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布料配给，沙龙关门，太太们不买裙子了。对三十一岁的凯·萨默斯比来说，模特儿这条流水线的末端已经能看见尽头了——她不再年轻，行业正在消失。

她做了一个当时成千上万英国女人都在做的选择：报名参军性质的志愿服务。她选的是 MTC，机械化运输军团（Mechanised Transport Corps）——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志愿运输队，开救护车、开卡车、给军官开车。成员多是中产和上流家庭的女儿，制服要自己掏钱买，薪水微薄，但有一件别处没有的东西：方向盘。1939 年的英国，会开车的女人不多，会开车、又愿意把车开进轰炸里的女人，更少。

凯·萨默斯比是其中一个。她后来回忆说，轰炸中的伦敦“一定就像地狱那样”。这句话她要到下一场战争里才会真正说出口，而那时她已经不在救护车上了。

这里值得停一下，注意一个即将反复出现的模式：从模特儿到 MTC 司机，她的身份每一次转换，都是从“被观看”向“有用”挪一步。下一场战争会把她挪到离权力核心只有几英尺的地方——一个司机、秘书、副官的位置，一个在任何编制表上都几乎看不见的位置。而没有编制，正是这本书要讲的一切的开端。

第三章 · 闪电战的方向盘

1940 年 9 月 7 日

1940 年 9 月 7 日傍晚，三百多架德国轰炸机顺着泰晤士河飞进伦敦，把东区的码头区烧成了一片火海。从这天算起，伦敦连续五十七个夜晚挨炸，一夜没断过。这就是后来被称作 the Blitz 的时期——德语“闪电”的意思，英国人拿来指这场持续了八个月、把首都当靶子的夜间轰炸。到 1941 年 5 月轰炸的高潮过去时，伦敦死了两万多人，一百多万栋房屋被毁或受损。

凯·萨默斯比在这八个月里的工作，是把救护车开进刚炸完的地方。

先得说说这在技术上意味着什么。战时的伦敦执行灯火管制 (blackout)：路灯全灭，窗户必须挂上不透光的帘子，汽车大灯要蒙上罩子、只漏出窄窄一条缝——为的是让天上的轰炸机找不到目标。结果是整个城市黑得像不存在一样。在这样的黑暗里开车，靠的只有那道缝漏出来的一点光、和对街道的记忆。再叠加伦敦著名的雾、被炸翻的路面、没炸干净的瓦砾堆、断了的路牌，以及随时可能落下来的下一批炸弹。

MTC 的女司机们就在这种条件下运伤员。凯后来被人记住的一点，就是她特别擅长在黑灯瞎火和浓雾里找路——这一条不是她自己说的，是多份资料共同的记载。在黑夜里不迷路，是一种可以救命的才能。

她自己的一句话

关于那八个月，凯本人留下的原话不多，但有一句被反复引用。她说，轰炸中的伦敦“一定就像地狱那样” (it must be like what hell must be)。

地狱是什么样，她没有展开描写。但救护车司机的工作内容是可以查证的：开到刚被击中的房子前，从瓦砾里接出伤员——或者接不出伤员，接出的是尸体；把人送到医院；掉头再回去。夜间出车，白天睡觉，睡不了几个小时，因为白天的伦敦在清理废墟，警报随时会再响。汽油配给，轮胎磨平了换不起新的。MTC 的女司机还负责给救护车做日常保养，手上常年是机油。

这份工作没有军衔，没有编制保障，MTC 甚至连正规军都不算——它是一支民间志愿组织，成员阵亡了，抚恤标准都比正规军低一档。这一点值得记住：**她从战争一开始，就处在体制的边缘地带——干的是体制内的活，拿的不是体制内的身份。**这个模式会贯穿她的一生。

从瓦砾到军官俱乐部

大轰炸把伦敦的阶层暂时炸平了一点：东区码头的工人和西区的太太在同一个地铁站里过夜。MTC 里全是"出身好的姑娘"，她们在废墟里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出身在弹片面前没有用。凯身边那些和她一样握着方向盘的女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她一生的朋友——这种在轰炸里结下的交情，是和平年代长不出来的。

1941 年 5 月之后，德国把轰炸机主力调去了东线，打苏联去了，伦敦的夜空安静下来。MTC 的任务也变了：轰炸少了，可英军基地里的美国人越来越多。1942 年初，美国正式参战才几个月，大批美军军官抵达英国，汽车是稀罕物，会开车的英国女人是更稀罕的东西。MTC 的姑娘们开始被派去给美军军官开车。

1942 年 5 月，凯·萨默斯比接到一项再普通不过的派遣：去给一个刚到伦敦的美国将军开车，少将，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时候这个名字在英国还没什么分量——他管的是一个纸面上的司令部，手下没几个兵。没人知道两年以后，这个人会指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登陆作战；更没人想到，去接他的这个女司机，会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每天坐在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

但在讲那次见面之前，必须先处理一个问题——这本书会在好几处停下来处理同类问题：我们今天能讲这个故事，靠的是哪些材料？这些材料本身可靠吗？下一章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证据的章节（一）· 一本 1948 年的书

先讲方法

从下一章开始，这个故事会进入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进入北非、诺曼底和德国的投降。那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今天都是靠文字材料知道的。所以这本书每走几步，就会停下来一章，专门检查脚下的材料——就像走山路的人时不时停下来检查鞋带。

检查材料只需要问四个问题：**谁在说？什么时候说的？为什么说？经了谁的手？**这本书会把这四个问题用在每一份关键材料上，包括凯·萨默斯比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对她适用最严格的标准，恰恰是因为这本书站在她这一边——站在她这边，不等于替她撒谎。

第一份材料：一本干净的书

1948 年，纽约 Prentice-Hall 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Eisenhower Was My Boss》——《艾森豪威尔是我的上司》。署名凯·萨默斯比，实际由一位记者代笔。这位代笔记者的姓是 Kearns（卡恩斯），而他的名字在不同资料里有两个版本：Frank 或 Michael。作者名字的记载都对不上，这听起来像个小疏忽，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实物教具：**连印在版权页附近的信息都会在转述中走样，更不要说私下里发生过的事了。**这本书里所有拿不准的地方，我们都会像这次一样，明说拿不准。

先交代这本书出炉的背景。1945 年战争结束，凯随美军驻在德国，1947 年退役，定居美国，手头拮据。艾森豪威尔则是战后美国最红的人：刚卸任陆军参谋长，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全国人民在讨论他该不该竞选总统。1948 年，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出版了战争回忆录《Crusade in Europe》（《欧洲的十字军》），卖了上百万册。凯这本书同年推出，很难说没有趁热度的考虑——她需要钱，出版商需要“最高统帅身边的女人”这个卖点。四个问题里的“为什么说”，答案就是这两个。

它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这本书的基调是轻快的、体面的、经过消毒的。里面有大量司令部日常：将军们吃什么，电报小屋里的狗，开会开到几点，谁的脾气怎么样。通篇没有一个字暗示她和艾森豪威尔之间

有任何超出公务的关系。

现在问那个关键问题：这样一本书，能当什么证据用？

能当的：**它证明了她在场**。1948 年，艾森豪威尔阵营里有几十号人还活着、还在台上、还在乎名声，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否认这本书的基本事实——她是他的司机，后来是他的秘书，从 1942 年跟到 1945 年，北非、地中海、诺曼底、德国，全程在场。司令部的日程档案、照片、第三方的日记（后面会讲）也都印证了这一点。所以，"凯·萨默斯比在那三年半里天天在艾森豪威尔身边"这件事，不属于争议事项，属于事实。

不能当的：它不能证明她和艾森豪威尔之间"什么都没有"。一本 1948 年的、由出版商操盘的、面向一个准备选总统的将军的国家的回忆录，本来就不可能写"我们有私情"——有没有，都不会写。缺席不等于否认。这一点到了第十五章会有另一个版本的书来说话，到时候再对质。

凯自己后来怎么评价这第一本书？她在临终前说得很直白：1948 年那本，她"略去了许多事，改动了一些细节，把另一些轻轻带过"。这句话写在她第二本书的开头。也就是说，**第一本书的作者亲自给第一本书打了折扣**。

证据的第一课

从这本书可以学到整本书的第一条方法则：一份材料能证明什么，取决于它的产出环境。1948 年的凯·萨默斯比，没有钱、没有美国公民身份保障、没有社会地位，而艾森豪威尔是半只脚踏进总统府的人。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回忆录，天然只会是"干净"的。

这不意味着干净的那版是假话、后来那版是真话。它只意味着：**两个版本都长在各自的环境里，两个版本都要打折看**。这就是处理她一生所有材料的基本姿势。

下一章回到 1942 年 5 月的伦敦，回到那辆帕卡德轿车。从现在起，请读者随身带着那四个问题。

第四章 · 1942 年 5 月，去接一位将军

一个还没出名的名字

1942 年 5 月，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少将第一次以战区指挥官的身份飞抵英国。他当时的处境值得交代清楚：军衔是少将，头衔是欧洲战区美军司令，手里的部队约等于没有——第一批成建制的美国兵还在大西洋上的运兵船里。他住的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是伦敦最豪华的酒店之一，但一个司令部的架子，是在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一带的写字楼里从文件柜开始搭的。伦敦人管那一带叫“艾森豪威尔广场”，是玩笑，也是事实：那片街区几乎被美军机构包圆了。

这位将军需要一辆车和司机。车是美国运来的帕卡德（Packard）大轿车；司机从 MTC 的司机池里派。凯·萨默斯比被派去了。

这次派遣本身没有任何浪漫可言：司机池的调度逻辑是轮班加资历，她在 MTC 干了三年，开过轰炸，是全队最能干的女司机之一，派她去接一个美国将军是正常安排。她后来自己也承认，第一次去接这位将军之前，她对这个名字几乎一无所知。

将军回来了

第一次合作只持续了几周。1942 年 6 月，艾森豪威尔回华盛顿汇报，等他下旬再回到伦敦、真正坐进欧洲战区司令的位置时，司机要重新安排。按凯本人的说法，是将军那边点名要她回来开车——这个说法出自她的回忆录，没有第二方佐证，照本书的规矩，只能标为“她的版本”。但无论是不是点名，结果是确定的：从 1942 年夏天起，她成了他的固定司机，不再回司机池轮班。

从此她的工作日长这样：早上到克拉里奇接人，送到格罗夫纳广场的司令部；白天在军官司机休息室待命，随时出车——去机场、去唐宁街、去各基地视察；晚上把人送回住处。伦敦的灯火管制还在，轰炸虽然少了，夜间行车依然是技术活，而这正是她的看家本领。

方向盘后面的人

这里要说清楚一个容易被低估的事实：**专职司机不是佣人岗位，是信息岗位。**

战区司令在车上干什么？接电话、跟参谋谈事、看文件、在车上跟来访的将领密谈——车厢是战时少数真正私密的空间之一，比办公室还安全，因为办公室可能被装窃听器，而移动的轿车不会。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人，每天听到的是哪些将军要被换掉、哪天要见哪位部长、今天战报好不好。司机守则的第一条是“什么都没听见”，但“什么都没听见”的前提是——她全都听见了。

司令部里所有人都懂这个道理。所以在格罗夫纳广场，对凯·萨默斯比客气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不是人缘问题，这是权力物理学：离权力源最近的那几个位置——司机、秘书、勤务兵——在编制表上最不起眼，在实际运作中最不能得罪。

几个月后，艾森豪威尔把家从酒店搬了出来，住进金斯顿（Kingston upon Thames）郊外沃伦路上一栋叫“电报小屋”（Telegraph Cottage）的乡间宅子。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Beetle Smith）、海军副官哈里·布彻（Harry Butcher）也住在那里或附近。布彻此人请记住：他是 CBS 电台出身、艾森豪威尔的老友，还有个习惯——写日记，几乎每天都写，而且不打算烧掉。这本日记后来公开出版了。凯·萨默斯比这个原本只存在于司机排班表上的名字，从布彻的日记里开始大量、持续地出现在第三方的记录中。

她的岗位也在这时开始变形：先是司机，然后兼管一些信件，然后是日程，然后是接电话、挡访客。编制表上她还是英国民间志愿组织 MTC 的一名女司机；实际上，她在变成战区司令的机要秘书。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差距——一个是纸面上的她，一个是实际上的她——将在几年后决定她的一切。

第五章·格罗夫纳广场与电报小屋

编制表上看不见的位置

先看两张纸。

第一张是欧洲战区美军司令部的编制表。上面有参谋长的位置、各部部长的位置、各处处长，一路排到打字员和炊事兵。这张表上没有凯·萨默斯比——她在法律上属于英国民间组织 MTC，是"借调"来给美军开车的平民雇员。

第二张是哈里·布彻的日记。布彻是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副官、老友，每天记日记，战后原样出版，书名《我与艾森豪威尔的三年》。在这本日记里，凯出现的频率高到数不清：今晚凯来吃饭；下午和凯骑马；凯打桥牌赢了；凯安排周末去郊外……她是这本日记里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之一。

两张纸放在一起，就是本章的主题：**编制表上没有她，权力现场全是她。**

电报小屋的日常

电报小屋里的生活是围着将军转的。勤务兵米基·麦基奥（Mickey McKeogh）管杂务，布彻管对外和情绪，比德尔·史密斯管整个司令部，凯管将军的日常——车、信件、日程、访客。后来他们养了一只苏格兰梗犬，取名 Telek。这个名字是拼出来的：Telegraph（电报小屋）加 Kay。狗的名字把住所和她焊在了一起，整个司令部没人觉得奇怪。

他们有空的时候做什么，布彻都记下来了：在里士满公园骑马——艾森豪威尔喜欢骑马，凯是爱尔兰乡间长大的，骑术比司令官还好；打桥牌，凯是将军的固定牌搭子之一；在电报小屋的客厅里吃饭、听收音机、烤火。1942 年到 1943 年，这个圈子稳定得像个大家庭。

请注意这些信息的来源等级：这不是凯自己说的，是一个美国军官的同期日记，出版于 1946 年，当时不存在替"绯闻"造势的任何动机——书里也没有任何绯闻暗示。**布彻的日记证明的不是私情，是亲密的日常。**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但前者被后来的争论双方来回引用：支持的人说"你看他们形影不离"，反对的人说"你看布彻什么都没写"。两种用法都对，也都越界了——日记只能证明它记下来的东西。

真实权力的形状

凯的权力具体是什么？可以拆开看：

- **信息**：她处理将军的部分信件和电话。哪些信件送到桌上、哪些电话接进来，她手里有一道工序。
- **通道**：想在电报小屋见到将军，常常先过她这一关。军官们都明白这一点，对她的客气是按副官规格给的。
- **时间**：一个战区司令最稀缺的资源是自己的时间，而她每天和他共同度过其中最大的一块——车里、餐桌旁、牌桌上。
- **信任**：这一条无法量化，但布彻的日记里处处是它的痕迹。

这些东西在任何授衔命令里都找不到。美军的人事系统不认识这种权力，它只认识军衔和编制。凯什么军衔都没有——她不是美军，连军人都不是。她的全部权力是一种衍生权力：不来自她本人的任何职位，全部来自"她离将军近"这个事实。用大白话说：

大白话

她的权力像月光——亮是真的亮，但没有一缕是她自己发出来的。太阳一落山，或者太阳一转身，光就没了。这个比喻不是文学修辞，是她后半生的精确预言。

玛米的信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玛米·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妻子，在美国。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给妻子写了几百封信——这些信后来出版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硬材料。信里满是家常、思念、抱怨牙疼。凯·萨默斯比在这些信里几乎不存在。

这个"几乎不存在"和布彻日记里的"无处不在"，是同一段时间里同一个人的两种浓度。哪一种是假的？也许都不是。丈夫给妻子的信里不写身边的女人，是人情之常，证明不了有鬼，也证明不了清白。记住这种两头都不靠的滋味——这本书里最重要的问题，都停在这种位置。

1942年11月，盟军登陆北非，代号"火炬行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要搬去阿尔及尔。司机名单要重排了——这一次，横跨大洋的调动名单上，有她的名字。去北非的路，是从一

枚鱼雷开始的。

第六章·斯特拉撒伦号

调令

"火炬行动"之后，艾森豪威尔的地中海盟军司令部设在阿尔及尔。1942 年 12 月，伦敦的司令部人员分批转场。将军和核心参谋飞过去——飞机快，但航线危险；其余人员坐船。凯·萨默斯比被分在船运的一批。

她登上的船叫斯特拉撒伦号（SS Strathallan），一艘两万多吨的英国客轮改建的运兵船。这一趟装了近五千人：军人、护士、文职，还有一堆司令部人员。乘客里有一人值得介绍：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生活》（LIFE）杂志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美国人，见过大场面。她的存在对本章极其重要，原因马上就会明白。

1942 年 12 月 21 日，夜里

船队绕过西班牙，进入地中海，眼看就要到目的地。12 月 21 日夜里，在阿尔及利亚外海，一艘德国潜艇盯上了斯特拉撒伦号，一枚鱼雷命中机舱部位。

巨轮中雷之后发生的事，有当时船上美国军官留下的书面回忆可以互相对照：爆炸、停电、倾斜、警报、摸黑穿衣服、甲板上排队上救生艇。船上近五千人，绝大多数是女性军职人员和护士，指挥官最害怕的是踩踏和哄抢救生艇——结果秩序好得出奇。凯·萨默斯比后来对别人讲这段时只有一个要点：她爬进了一条救生艇，身上只有穿着的衣服。她的全部行李——三年战争攒下的制服、物品、和身份证件——随船留在了后面。

她那条救生艇里还有伯克-怀特。这位摄影记者在冰冷的救生艇上也没闲着，事后为《生活》杂志写了一篇报道《救生艇上的女人们》（"Women in Lifeboats"，1943 年 2 月 22 日刊）。这篇报道就是本章开头说她"重要"的原因：**它是一份跟凯毫无私人关系的第三方同期记录**。凯·萨默斯比坐进了救生艇这件事，不需要她自己说，不需要她的回忆录，一本发行量几百万的美国杂志白纸黑字记下了同一条船、同一个夜晚。在凯的一生里，能被这种级别的外部证据钉住的时刻并不多，这是最硬的一个。

斯特拉撒伦号没有立刻沉，拖船想把它拖进奥兰港，没拖成，第二天翻沉。救生艇上的人被护航的驱逐舰捞起来，送到奥兰，再换船东行。死亡数字小得近乎奇迹——五千个人里只死了十几个人，大部分伤亡发生在中雷的机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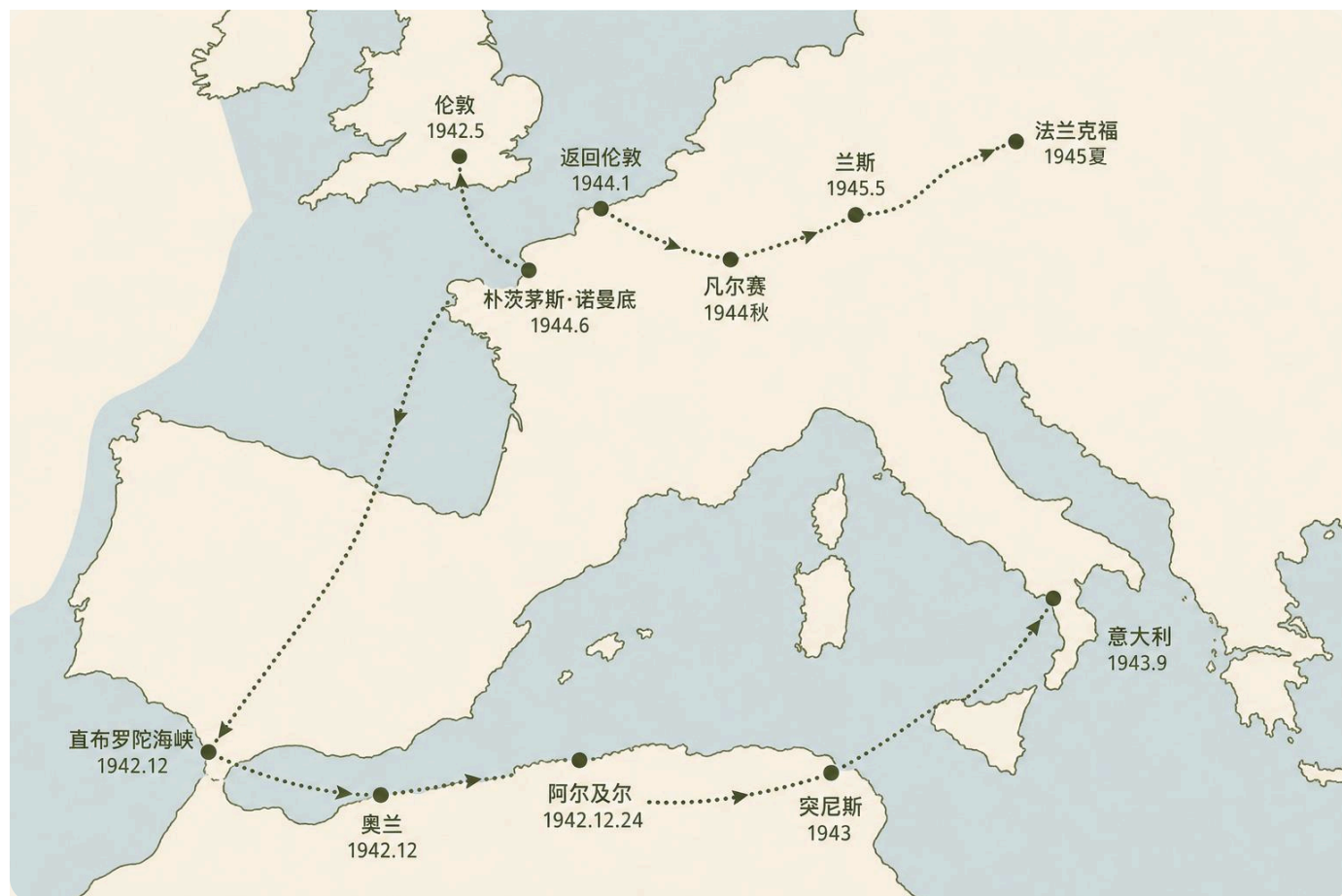
圣诞节的阿尔及尔

1942 年 12 月 24 日，圣诞前夜，凯抵达阿尔及尔。

她踏上码头的这一天，这座城市正在发生另一件事：当天下午，维希法国在北非的最高代表、美国海军不久前还在与之谈判合作的达尔朗海军上将（François Darlan），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一个法国青年开枪刺杀。盟军与这位前亲德政权人物的交易本来就是北非战役里最肮脏也最必要的一笔，而刺杀把这笔账永远勾销了。凯多年后回忆，她进城的时候满街都是紧张和流言。

将军本人已经在阿尔及尔等她了。据她的回忆录，艾森豪威尔见到从海里捞回来的女司机时明显松了口气——他派人查过幸存者名单。这句话照例只有她一方的来源。但有一件事不需要任何回忆：她到阿尔及尔后没有回英国的编制里，而是直接进了地中海盟军司令部，继续做她的司机兼秘书。一个平民身份、连军装都不是美军发的英国女人，就这样跟着司令部跨过了一场战争的海域。

阿尔及尔在等着她的是战争，也是另外两样东西：一段她一生里最接近安稳的时光，和一颗已经在突尼斯埋好的地雷。



战时转场示意图，不是历史地图。站点与年月全部取自本书正文：1942 年 5 月伦敦接车（第五章）、斯特拉撒伦号航线与 1942 年 12 月 24 日抵阿尔及尔（本章）、突尼斯与 1943 年 9 月随司令部进意大利（第八章）、1944 年 1 月返伦敦、6 月朴茨茅斯索斯威克庄园、秋迁凡尔赛、1945 年 5 月 7 日兰斯、1945 年夏法兰克福（第十一章）。如实标注的不确定：奥兰标的是中雷后的获救上岸点而非原定目的地；各段具体走线（尤其海上绕行西班牙一段）原始记录未逐日留存，只作示意。

第七章·北非，与未婚夫之死

圣乔治酒店的司令部

阿尔及尔的盟军司令部安在圣乔治酒店（Hôtel Saint-George），一座建在坡上的白色建筑，棕榈树、阳台、看得见海。从灯火管制的伦敦来到这里的英国人，第一感觉是光——北非冬天的太阳把一切都照得发白。

1943 年上半年的地中海战场不好打。2 月，美军在突尼斯的凯塞林隘口（Kasserine Pass）吃了美军地面部队对德作战的第一场大败，死伤被俘好几千。司令部里的气氛，可以从布彻的日记里读出来：将军失眠、抽烟凶、发脾气。凯的日常工作照旧——开车、信件、日程——但多了一些东西：将军开始越来越多地带她出席非正式的场合，晚餐、牌局、接待。1 月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来了北非，司令部忙得人仰马翻。她的岗位离这些历史时刻的距离，是一扇门。

布彻的日记继续作证：在阿尔及尔，凯已经是将军身边固定班底的一员，日记里她骑马、野餐、出席晚餐的记录比在电报小屋时期更密。日记里也开始出现一个新名字：阿诺德。

理查德·阿诺德

理查德·阿诺德（Richard Arnold），"迪克"，美国陆军中校，比凯大几岁，在纽约有妻子——正在办离婚。他和凯在北非相识，1943 年春天，两人订婚。

这段婚约的全部细节几乎只有凯的版本，但它的存在本身不需要她来证明：司令部里人尽皆知，布彻的日记有记载，将军本人知道——按凯的说法，艾森豪威尔还关心过阿诺德的离婚手续进展。一个上司关心女秘书的婚事，在那支小小的、家庭式的司令部里并不反常。

1943 年 5 月 13 日，突尼斯战役结束，二十五万轴心国军队投降。北非战事告一段落，工兵开始清理战场上埋下的成千上万颗地雷——这是战争里最阴毒的一种遗产：仗打完了，地雷还在等。

1943 年 6 月，阿诺德在突尼斯死于地雷。关于细节，各份记载有的说他乘车触雷，有的说他勘察排雷作业时触雷；日期多在 6 月中旬。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这些：他死了，死于战后的

战场清理。仗打赢了一个月，地雷不认胜负。

两种哀悼

凯垮了。这不是文学形容——布彻的日记里，将军和整个司令部都注意到她好些天无法工作。按她自己的回忆录，艾森豪威尔把她叫到办公室，安慰了她很久，还安排她忙起来，用工作压住悲伤。这个场景照例只有一方的记述，但它与日记里"她多天未能工作"的旁证方向一致。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放慢速度看清楚。阿诺德死后，凯在北非的情感依靠回到了原点——回到那个每天一起在车里、在餐桌旁、在牌桌上度过的人身上。两个都失去了什么的人（将军也刚刚把自己的儿子留在美国、把婚姻留在信纸里），在一个远离一切故人的城市里，朝夕相处。后世所有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的争论，真正的起点不是电报小屋，是 1943 年夏天阿尔及尔的这个位置。

也需要公平地记下另一边的证词：司令部里有多名军官后来发誓说，从未见过任何逾矩之举。这也是真话——就他们所见而言。"没有看见"和"没有发生"之间的距离，正好是这本书要反复丈量的那段距离。

离开北非之前

1943 年下半年，司令部跟着战事走：7 月西西里，9 月意大利本土。12 月，罗斯福做出那个著名决定——艾森豪威尔出任盟军最高统帅，指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总攻。他要回伦敦了。

凯也回去。走之前，她的身份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一个英国民间志愿组织的女司机，跟着美国战区司令满地中海跑了一年，这件事在军事法规里找不到任何对应条款。下一次调动之前，将军决定解决这个问题——用一个会在华盛顿引起一场小型风波的办法。第十章讲那场风波。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先处理一件发生在很多年后、却改变了所有人对这段历史看法的事：杜鲁门总统对一位作家讲了一个故事。

证据的章节（二）· 杜鲁门的转述

一个故事，五次转手

1973 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1974 年起登上各大畅销榜）：《Plain Speaking》（《直言不讳》），副题“哈里·S·杜鲁门口述传记”。作者默尔·米勒（Merle Miller）是一位知名记者兼作家，书的内容来自他在 1960 年代初对卸任总统杜鲁门做的几十小时录音访谈。书里什么都聊，包括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关系冷淡，这不是秘密。

书里有一段只有几句话的话，后来成了凯·萨默斯比公案里被引用最多的“证据”。杜鲁门据称是这样说的：1945 年，艾森豪威尔给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写了一封信，说他打算和玛米离婚，娶他的女司机；马歇尔勃然大怒，回信威胁说，他敢这么做，就把他扒成列兵，让他这辈子在军界翻不了身。杜鲁门还说，后来他让人把那通信从五角大楼的档案里取出来销毁了。

数一数这段话转了几道手：艾森豪威尔写信（假设存在）→ 马歇尔收到 → 多年后杜鲁门自称知情 → 杜鲁门对米勒口述 → 米勒的录音带 → 米勒整理成书。一个说法从发生过的事变成书页上的字，中间隔了五道工序。第四章的四个问题在这里要一一问到底。

逐环检查

第一环：那封信存在吗？ 马歇尔档案保存得极好，马歇尔基金会的档案馆藏有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大量通信。这样一封足以改变战后美国政治格局的信，在里面找不到任何踪迹，也找不到任何间接提及。杜鲁门的说法是“销毁了”——请注意这个结构的妙处：**它用一个无法证伪的解释，预先堵死了“拿信出来看看”这条路。**无法证伪的说法不等于假的，但它永远停在“无法核实”那一格。

第二环：杜鲁门真的说过吗？ 这是最关键的检验，而且真有人去做了。历史学家罗伯特·费雷尔（Robert H. Ferrell）后来去杜鲁门图书馆，把米勒当年访谈的原始录音带找出来听了。结果：录音带里没有这段话。杜鲁门对凯·萨默斯比这件事，在录音里根本没有提。费雷尔的结论是，这段轰动一时的“杜鲁门爆料”，是米勒自己写进书里的。

第三环：米勒的动机？《Plain Speaking》出版前后就因若干段落的真实性遭到质疑，米勒始终拿不出完整的原始记录来自证。一本靠"爆料"驱动的畅销书，多一段总统口中的绯闻，销量上只会加分。

所以这条"证据"的最终状态是：信，查无实物；口述，查无录音；链条中间那位转述者，有修饰记录的动机和嫌疑。多数严肃史家据此把它列为"不可信"。

但先别急着合上档案夹

诚实的检查还要往下走一步，因为这件事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对称结构。

支持"恋情存在"的人最爱引用这段杜鲁门故事，而它被拆穿之后，反对者往往会顺势推出一个结论："你看，连这个都是编的，可见整件事都是编的。"——这一步推理不成立。一段转述被证伪，证明的是这段转述不可信，不是它所指向的事情没发生。反过来也一样：凯的拥护者说"信被销毁了"，同样不成立——销毁的说法也无法证明信存在过。

大白话

大白话：两边都在用同一件不存在的证物。一边说"信被销毁了，所以是真的"；另一边说"故事是编的，所以全是假的"。逻辑上，这两个推理都是错的。不存在的证物，对两边都不构成证据。这就是凯·萨默斯比公案的缩影。

还有一条旁证值得记下：有史家指出，艾森豪威尔战时确实给马歇尔写过与家事有关的信——内容是请求批准把玛米接来英国，被马歇尔以"军官家属不得来战区"为由拒绝了。如果米勒的故事有任何一个真实的内核，最可能就是这封信在转述中变了形：一封"接妻子来"的信，几代人口耳相传之后，变成了一封"要离开妻子"的信。这个解释没有证据，但与所有已知事实相容——仅此而已，也只能说到这里。

1944 年，凯·萨默斯比穿上了一直不属于她的军装。第十章回到伦敦。

第八章 · 一件借来的军装

一份躺在档案馆里的备忘录

1944 年 7 月 8 日，华盛顿，陆军人事部门负责人米勒·G·怀特少将（Miller G. White）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备忘录。这份文件今天还躺在弗吉尼亚州马歇尔基金会的档案馆里，编目在册，谁都可以调阅。

备忘录谈的是凯·萨默斯比。问题很具体：最高统帅想把他的英国司机变成一名美国陆军妇女队（WAC，Women's Army Corps，美国陆军的女性军种）的军官，行不行？怀特把困难逐条列了出来，这份清单是本章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份罕见的、还冒着热气的原始文件——不是回忆录，不是转述，是当事人当时写下的公文：

- 法律把 WAC 的入伍资格限定为美国公民。萨默斯比是英国公民。
- 怀特指出，条文写的是"入伍"，而授衔走的是另一条通道——条文没明说外国人不能授衔。这是个漏洞，但漏洞也是条文。
- 她没有上过候补军官学校（OCS），直接授衔会打破所有先例。
- 给一个外国人的待遇将超过成千上万按规矩排队入伍的美国女性，政治上是颗炸弹。

然后是备忘录的收尾，值得照抄它的意思：尽管有以上种种，如果您认为这件事足够重要，我们会"不问任何问题"地执行。

官司还没完。WAC 的总监霍比上校（Oveta Culp Hobby）坚决反对这种特批授衔；最后是副参谋长麦克纳尼（Joseph T. McNarney）拍了板：这是高级指挥官本人的要求，照办。1944 年 10 月，凯·萨默斯比被授衔为 WAC 军官——关于初授的是少尉还是中尉，资料不一致，可以确定的是她最终以上尉军衔退役。一个科克郡出生的英国平民，就这样变成了美国陆军军官。

这件军装意味着什么

从程序上看，这是一份特批——绕过国籍条款、绕过后补军官学校、压过军种总监的反对，靠的是战区最高指挥官的私人意愿。艾森豪威尔办这件事的理由，在公文层面说得通：她已

经干了两年机要工作，平民身份让她碰机要文件名不正言不顺，授衔是把她"纳入体系"的唯一办法。

但请注意这套程序的反面：**凡是特批给的东西，都不是你自己的**。正常军官的军衔来自制度，她的军衔来自一个人。制度发的东西制度很难拿走；一个人发的东西，那个人一转身就失效。这件 WAC 军装是她一生里离"正式身份"最近的一次，而它的地基是沙子。

把她的一生画成一张梯子

这张表请从下往上读——那是她爬升的顺序。中间一栏是纸面上的她，右边一栏是实际的她。两栏之间的落差，就是这本书的论点。

层级	名义身份（纸面上的她）	实际掌握的东西
1945 年 11 月 · 除名	仍是登记在册的 WAC 军官——体系只收回了它特批的部分，留下了它登记的部分	随行名单上没有她；电话不再转给她；写给将军的信改由副官代复，格式客气，内容没有
上尉（1945，法兰克福）	美国陆军上尉、驻德占领军司令部的秘书	位置没变，但战争结束了——她岗位存在的理由正在消失；一张题字"赠给凯·萨默斯比上尉"的签名照片，是这个身份最硬的物证
WAC 军官（1944 年 10 月，特批授衔）	美国陆军军官——初授的是少尉还是中尉，资料不一致	工作照旧：信件、日程、随行；多出来的是军官餐厅与正式场合的入场券。军衔不来自制度，来自一个人的签字
美军借调平民（1942-1944）	编制表上不存在的人：法律上仍属英国民间志愿组织 MTC（机械化运输志愿队），是"借调"来给美军开车的平民雇员	实际已是战区司令的机要秘书：机要电报、信件、电话、日程、访客通道，都经她这道工序
MTC 志愿司机（1939-1942）	英国民间志愿组织的女司机	闪电战里开救护车；1942 年 5 月起成为战区司令的专职司机——每天听到的是换将、战报与车内密谈
英国平民（1908-1939）	科克郡没落乡绅之女，伦敦的时装模特与电影龙套	除美貌与教养之外，没有任何可调动的资源

填表说明：左栏各层身份见第一、三、五、六章与本章正文；"实际掌握"一栏的分解（信息、通道、时间、信任）见第六章。两处如实标注的不确定：1944 年初授军衔是少尉还是中尉，资料不一致，能确定的只是她最终以上尉退役；1945 年 11 月除名一节没有任何公文留存，只有各方对不上的口述（第十三章）。

还有一层更隐蔽的变化：授衔意味着她进入了美军的人事系统——这个系统的第一权力是调动权。从法理上说，1944 年 10 月之后，一纸调令就可以把"中尉萨默斯比"派去任何驻地，离开任何司令部。她争取身份的过程，同时把一把握柄交到了体系手里。这套体系在 1945 年 11 月用没用这把柄、怎么用的，后面会看到。

授衔之后

有了军衔，一切照旧，又一切不同。照旧的是工作：开车（现在少了，更多是随行）、信件、日程、接待。不同的是场合——她现在是军官，可以名正言顺地出现在军官餐厅、正式晚宴、视察队伍里。1945 年新年授勋名单里，她还拿到了一枚大英帝国勋章（BEM），英国人表彰她在本土战时的服务。两支军队的体系先后承认了同一个女人，而这两份承认，一份是她自己开着救护车挣来的，一份是别人签的字。

此时欧洲战局已进入最后一章：诺曼底已经登陆，巴黎已经解放，盟军压向德国边境。下一个春天的故事，发生在兰斯和法兰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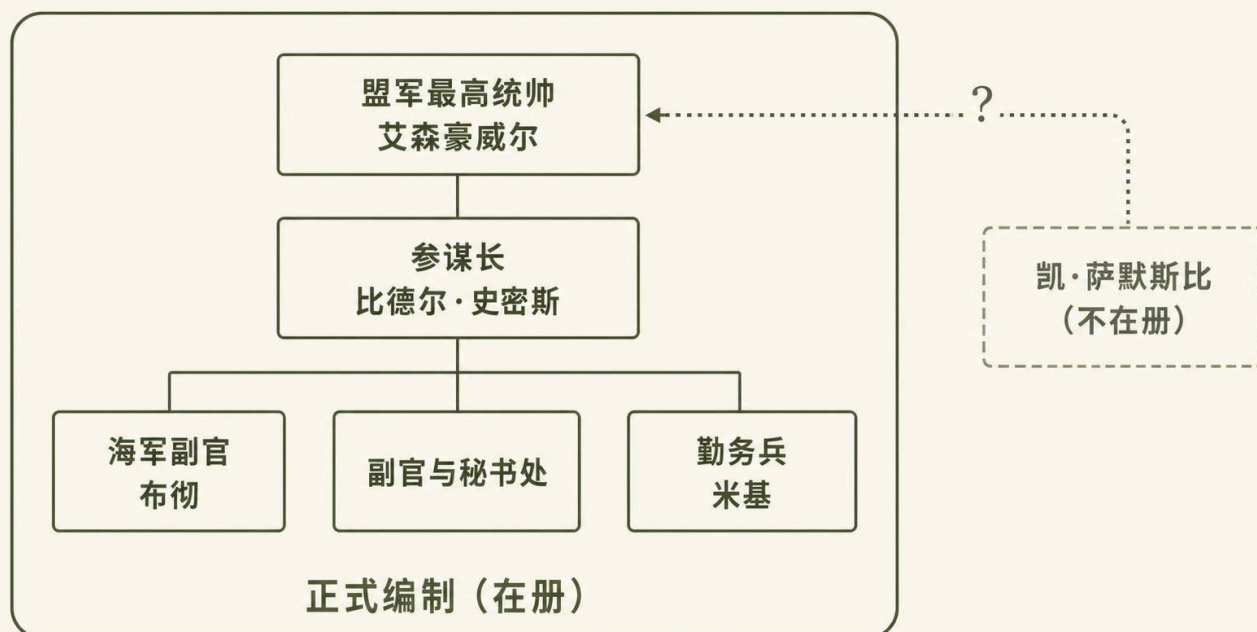
第九章·诺曼底与胜利

SHAEF

1944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回到伦敦，头衔换了：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司令部简称 SHAEF (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任务是那个后来被写进所有教科书的名字：横渡海峡，反攻欧洲。

司令部主体安在伦敦西郊布希公园 (Bushy Park) 的一片营房里；临近行动时，最高统帅的前进指挥部设在朴茨茅斯附近的索斯威克庄园 (Southwick House)。凯·萨默斯比随整个班子行动——她的位置没变：将军的秘书、随行副官、机要文书，以及必要时握方向盘的那个人。

1944 年 6 月 5 日夜里，索斯威克庄园的图书室里，气象官报告 6 日清晨有一个短暂的好天气窗口，艾森豪威尔说出那句著名的 "OK, let's go"。凯在不在那个房间里？不在——那个房间里只有十几位最高级将领。她在不在这座庄园的值班序列里？在。这是她的战争与历史的关系的精确写照：**每一个重大时刻发生时，她都在几百米之内，但永远不在那张照片里。**



编制示意图，只画出与本书论点相关的最高统帅核心圈，远非 SHAEF 全编制（真实编制按部门展开达数千人）。框内各岗位——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海军副官布彻、勤务兵米基——都是编制表上有名字的位置，布彻日记与司令部公开记录可证（第五、六章）；框外的凯·萨默斯比，1944 年 10 月之前是 MTC 借调平民，之后是特批授衔的 WAC 军官，两种身份都属于“将军个人随从”，不占司令部正式编制岗位（第六、十章）。图要说明的只有一件事：在场，但不在册。

跟着司令部走

6 月 6 日，诺曼底。之后司令部按计划前移：1944 年秋，SHAEF 搬进法国，安在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酒店（Trianon Palace）。凯随队。她的日常从伦敦的车道变成了巴黎西郊的走廊，工作内容没有变：信件、日程、访客、晚餐、桥牌。布彻的日记继续记着她的名字，将军的朋友们继续把她当作这个“司令部家庭”的当然成员。

1944 年 12 月，德军在阿登反扑，司令部一度紧张到把最高统帅约束在凡尔赛的楼里不许外出——有情报说德军特种部队把盟军高级将领列为目标。1945 年春天，盟军渡过莱茵河，德国崩溃的速度以天计算。4 月底，柏林被围；5 月 7 日凌晨 2 点 41 分，德军代表在兰斯一所红砖小学的作战室里签署无条件投降书——那所学校当时是 SHAEF 的前进司令部。据多份记载，那一夜在这座楼里值班的人里，有凯·萨默斯比。

5 月 8 日，欧洲胜利日。整个西方世界在欢呼。对凯来说，这一天另有一层她自己未必愿意细想的含义：**她的岗位存在的理由，消失了。**她的军衔是战时的，她的编制是战区司令部

的，她的全部位置都长在“艾森豪威尔的战争”这株植物上——而这株植物在 5 月 8 日被宣布完成使命。

法兰克福

1945 年夏天，美军占领当局进驻法兰克福，司令部安在法本公司大楼（I.G. Farben Building）——一座在轰炸中几乎完好的巨型办公楼。艾森豪威尔现在是驻德美军总司令，凯以上尉军衔继续担任他的秘书。照片里能看到这一时期的她：WAC 制服，上尉肩章，站在将军们中间，姿态放松。有一张将军签赠给她的照片存世，题字写着“To Captain Kay Summersby”——赠给凯·萨默斯比上尉。军衔、姓名、赠言，白纸黑字。这是她存在过的最硬的物证之一。

表面看，这是她位置的顶峰：正式军衔、战胜国占领军的核心、人人知道她是谁。但懂行的人能看到地基在动：战争结束了，占领是临时差事，艾森豪威尔这个名字的前途已经不在欧洲，而在华盛顿。华盛顿有玛米，有五角大楼，有一个即将考虑谁当总统的国家。在那个未来里，没有给一个爱尔兰出生的女司机留位置。

1945 年 11 月，调令来了：艾森豪威尔奉调回国，接替马歇尔出任陆军参谋长。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核心——但在讲它之前，我们要先去 1948 年，看一本 559 页的书。

证据的章节（三）· 559 页里的一个名字

一本 559 页的书

1948 年，艾森豪威尔出版战争回忆录《Crusade in Europe》（《欧洲的十字军》），道布尔戴出版社，正文 559 页。这是战后美国最轰动的出版物之一，加印、连载、读书俱乐部——一个准备走向白宫的人，亲手写下了自己版本的战争史。

现在做一个小实验：打开这本书，找"萨默斯比"。

559 页里，这个名字出现一次。在一处罗列身边工作人员家庭式班底的段落里，她被提到一笔，身份是"通信秘书，兼开车"。就这么多。没有电报小屋的桥牌，没有里士满公园的马，没有斯特拉撒伦号的救生艇，没有阿尔及尔，没有兰斯。三年半、跨越三个战区的朝夕相处，在这本书里折合成一行。

对照实验

要看清这一行的分量，需要一个对照组，而对照组是现成的：哈里·布彻的日记《我与艾森豪威尔的三年》，1946 年出版，比将军的书早两年。

把两本书并排：同一支司令部，同一段时间，同一批人。布彻的日记里，凯出现了几十次——晚餐、骑马、牌局、调动、阿诺德之死；将军的回忆录里，一次。两份材料都不可能造假：布彻没有理由给一个女司机加戏，艾森豪威尔也没有理由——**除非删除本身就是理由。**

这就是本公案里最干净的一个标本，因为它不需要任何一方的口述。一边是同期日记，一边是事后回忆录；一边说"她天天在"，一边说"她出现过一次"。两份书面材料之间的矛盾是客观的、可复核的、摆在图书馆书架上的。它不能证明有私情——它证明的是另一件事：**在官方版本的战争史里，她的浓度被系统性地调低了。**

删除是怎样做成的

值得把机制讲清楚，因为删除很少以"阴谋"的形态出现，它更多以"编辑选择"的形态出现：

- **写什么：**回忆录的作者决定哪些人和事值得进入"战争史"。副官、秘书、司机这类角色，在将领回忆录里按惯例本来就不占篇幅——删除她，在外观上和"省略所有随从"没有区别。这正是它有效的原因：**一次成功的擦除，看起来必须像惯例。**
- **谁来写：**将领的回忆录由出版社、编辑、代笔班子层层打磨，每一层都朝着"体面"的方向再擦一遍。
- **谁来核对：**没有人。1948 年，凯·萨默斯比自己在同一年出版了那本方方正正的《艾森豪威尔是我的上司》，同样只字不提任何私事。两边的笔都没有越界——擦除是在两边同时完成的，只需要各自保持沉默。

把全部材料摆上同一张桌子

本书写到这里，关键材料已经出齐。把每一个关键说法和每一份来源交叉成一张表，格子里的标注只有五种：**明确记载 / 暗示 / 否认 / 未提及 / 无法查证**。这张表本身就是本书的方法论：

关键说法	1948 《艾森豪威尔是我的上司》	1975 《Past Forgetting》	《直言不讳》杜鲁门转述	布彻同期日记	艾森豪威尔阵营（白宫与家族）	可调阅的档案
艾森豪威尔曾想离婚娶她	未提及	暗示（写相爱、写他承诺过未来，未写离婚计划）	明确记载（但原始录音带里查无此段）	未提及	否认	无法查证（马歇尔档案中无此信，也无间接提及）
马歇尔的 回信 （"扒成 列兵"）	未提及	本书未掌握	明确记载（同上，查无录音）	未提及	否认	无法查证（档案中无任何踪迹）
相关信件 战后被取出销毁	未提及	本书未掌握	明确记载（杜鲁门自称下令销毁）	未提及	否认	无法查证（"已销毁"一说预先堵死了证伪的路，永远停在这一格）
她在司令部的实际	明确记载（证明了她在这场：版本）	明确记载（更私密的版本）	暗示（"他的女司	明确记载（几十	明确记载（559 页里的	明确记载（司令部日程档案

角色	三年半、三个战区，全程)	机"一语)	处：晚餐、骑马、牌局、调动)	一行："通信秘与照片印证她书，兼开车") 在场)
1945 年 11 月的除名	本书未掌握	明确记载 (告别与承诺——她的版本)	未提及	本书未掌握
				否认 (阵营版 明确记载 (11 月 19 日前后遣散，"没有岗的随行名单上位需求") 没有她)

填表说明：每一格都能指回本书正文——杜鲁门一列见第九章，1948 版一列见第四章，布彻一列见第六、十二章，档案一列见第九、十、十三章，阵营一列见本章与第十三章。"本书未掌握"是如实标注：那几处本书没有第一手文本，不引用转述的转述——空格子也是信息，它标出的是这本书的边界。请注意读这张表的方式：每一行里，两边的来源都凑不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被最多独立来源同时钉住的，不是绯闻，恰恰是她的在场和那次除名。

1952 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期间，关于"英国女司机"的流言在华盛顿的政治厨房里翻炒过一阵，最终没有上桌——两边的大党都有理由让它消失。共和国史里的艾森豪威尔被塑造成 grinning grandfather (咧嘴笑的老祖父) 形象，而那个形象里没有凯的位置。

所以到 1950 年代，公开记录里的状况是：将军的书里有一行字，布彻的日记里有几十处，凯自己的书里只有公务。一个每天坐在权力核心旁边的人，在公开史料里的总存量，就这么薄。这就是为什么她 1975 年的第二本书会造成那么大的冲击——一个被压了三十年的浓度差，一次性释放。第十五章讲那本书。现在回到 1945 年 11 月的法兰克福，去看删除的现场操作。

第十章 · 1945 年 11 月，名单上少了一个名字

调令

1945 年 11 月，马歇尔要退休了，华盛顿决定：陆军参谋长的位置给艾森豪威尔。对将军本人，这是军人职业生涯的顶点之一；对驻德司令部的每一个人，这是一张人员去留表——谁跟将军回华盛顿，谁留在法兰克福，谁退役回家。

凯·萨默斯比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在这张表的"随行"一栏里。她有军衔，有三年半的机要资历，有将军身边无人能替的位置。布彻要回去，比德尔·史密斯另有任用，班底各奔东西，但"凯跟着将军"这件事，在整个司令部眼里就像日出一样不需要讨论。

名单定稿的时候，上面没有她。

这一笔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任何公文留下来——这类决定从来不落公文。我们只有各方的口述版本，照例互相对不上：她的版本里有过承诺、有过告别时的保证；艾森豪威尔阵营后来的版本里，这只是一次正常的人事遣散，她对华盛顿而言"没有岗位需求"。两种说法之间，隔着那道本书反复丈量的距离。

可以确定的事实只有几件。一，1945 年 11 月 19 日前后，艾森豪威尔飞离法兰克福回国，随行名单上没有萨默斯比。二，两人此后是否再见过面，资料说法不一；有的说 1946 年她去华盛顿时曾在五角大楼短暂见过一次，有的说法法兰克福就是最后一面。三，她写给他的信，越来越频繁地由副官代为回复——格式客气，内容没有。**通信没有中断，只是换了只手。**任何一个在机关里待过的人都认得这种退场的规格。

回到第六章的月光

现在可以兑现第六章埋下的那个比喻了。她的权力是衍生权力：军衔是特批的，岗位是因入而设的，通行证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1945 年 11 月，光源离开了欧洲，月光自然就灭了。没有谁"迫害"她，没有哪份文件写着"把萨默斯比除掉"——这才是这件事真正值得看的地方：**擦除不需要命令，只需要不再特批。**当初绕开制度给她的每一样东西，制度都按原样收回，手续齐全，无懈可击。

她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时用的大意是：突然之间，电话不再转给她，门不再为她开。一个昨天还能替最高统帅挡访客的人，今天连打通五角大楼总机都要解释自己是谁。她的 WAC 军官身份还在——体系只拿走了它特批的部分，留下了它登记的部分。这个区别会在两年后救她一次：凭着这个军衔和战时服役记录，她才得以留在美国。体系给的每样东西都标着用途。

1946 年，纽约港

1946 年，凯乘船抵达纽约。有一个场面值得记下来，因为它几乎是这个故事里唯一一次"官方承认"的返场：她的那枚大英帝国勋章还没正式授过勋，丘吉尔过问之后，英方把授勋仪式安排在她抵达的船上进行——在那艘叫"不列颠尼克号"（MV Britannic）的邮轮上，英国驻美官员把 BEM 别在一个前女司机的胸前。她一生得到的正式荣誉，授勋地点都不在陆地上。

下船之后，她开始找工作。快三十八岁了，美国公民身份还没办下来，没有大学学历，上一份工作的内容没法写进简历——你没法在求职表上写"盟军最高统帅的机要秘书"，第一没人信，第二人家会问：那为什么参谋长办公室不要你了？

她最后落脚的行当，说出来带着一种苦涩的对称：时装业。二十年前她从中逃离的那个行业，是她回来时唯一还认得她的地方。

第十一章·纽约，小职员

重新成为无名的人

1947 年，凯·萨默斯比以上尉军衔从 WAC 退役。档案关上的那一刻，"中尉萨默斯比""上尉萨默斯比"这些称谓进入休眠。她后来的人生，用的是那个她自己选择的、没有历史的姓。

战后几年她办下了美国公民身份——艾森豪威尔在其中帮过忙，这是多份资料一致的说法，也是两人之间最后几次有据可查的牵连之一。再后来，牵连没有了。他 1948 年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 年去欧洲组建北约，1953 年入主白宫；她的地址簿在纽约，后来搬到长岛东端的南安普顿（Southampton）——一个住着许多有钱人的海滨小镇，她在其中属于没什么钱的那一类。

工作是时装业。具体来说，是给一家时装公司做事，后来又给 CBS 电视台做服装顾问——五十年代正是电视业爆炸的年代，演播室里需要人管戏服和出镜服装。从盟军最高统帅的机要秘书，到电视台的服装间，这个落差不需要任何形容词。她的同事知道她是个有条理、手艺好的英国女人，战时"在欧洲做过军官"。也就到此为止。

两段感情，两本书之间的沉默

战后她曾和旧金山一位男士短暂订婚，无疾而终。1952 年，她嫁给华尔街股票经纪人雷金纳德·摩根（Reginald H. Morgan），1958 年离婚。这是她的第二段婚姻，比第一段更安静，留下的公开记录也更少。

1952 年还有另一件事：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竞选季里，关于"战时那个英国女司机"的流言在政治圈子里翻炒过一阵，最终没有变成新闻——两边的大党都没有动机碰它，新闻界当时的行规也不碰领导人的私生活。凯从头到尾一言不发。那些年轻记者在时报广场为她跑专栏的年代只过去不到十年，如今已经没人来敲她的门了。她后来对极少数朋友说，这些年她"守着别人的秘密，也守着自己的"。这句话的出处经不起严格检验，但它确实符合她在那些年里的全部可见行为：沉默。

1948 年的那一次开口

她唯一一次开口是 1948 年那本《艾森豪威尔是我的上司》——第四章已经分析过那本书：轻快、体面、消毒过。它给她带来了一笔稿费和一阵短暂的媒体关注，然后又归于平静。值得注意的是她写这本书的时机：刚到美国，缺钱，而艾森豪威尔正要走向总统之位。这本书在客观上替她完成了一次表态：我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守规矩的人不爆料，不添乱。这份表态她维持了三十年。

南安普顿，1974

1969 年 3 月，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去世。国葬，全球转播，悼词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她的名字。葬礼之后不久，出版界的人开始联系南安普顿——现在可以谈第二本书了。约束她的最后一条理由，随着那个人的葬礼入土了。

但这时她自己病了。1974 年，癌症确诊，进展很快。她躺在南安普顿的家里，面对的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她的故事是她仅剩的资产，而她没有时间了。出版社给她配了一位合作者，芭芭拉·怀登（Barbara Wyden），带着录音机来到病榻前。

1975 年 1 月 20 日，凯·萨默斯比在南安普顿家中去世，六十六岁。她的死讯在美国报纸上登了讣告——篇幅不小，因为她的故事一直是新闻编辑们知道但写不了的那一类。她没能看到自己的第二本书出版。

那本书 1976 年上市，书名叫《Past Forgetting: My Love Affair with Dwight D. Eisenhower》——《忘却前尘：我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情事》。副标题里那个词，love affair，情事，是她三十年里从未允许任何人印出来的。下一章，最后一章证据的章节，检查这本书。

证据的章节（四）· 临终口述与第二本书

这本书是怎么产生的

先把第四章的四个问题摆在桌上：谁在说？什么时候说的？为什么说？经了谁的手？

《Past Forgetting》的生产过程是可以如实描述的：1974 到 1975 年，癌症晚期的凯·萨默斯比在南安普顿家中，对着合作者芭芭拉·怀登的录音机讲述；怀登把几十小时的口述整理、补写、结构化；1975 年 1 月凯去世，没有见到成书；1976 年出版。所以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一个临终病人、一位职业写手、一家商业出版社的三重过滤。

书的核心主张：她和艾森豪威尔相爱。不是传言里那种战地风流——她描写的恰恰是一种克制的关系：偷来的吻、牵手、一起骑马、打高尔夫；两次试图同房，两次都失败了，书中归咎于战争压垮了他的身体；1945 年分别时他承诺过未来。同时她明确写下了对 1948 年那本书的判词："我略去了许多事，改动了一些细节，把另一些轻轻带过。"

两本书，并排读

1948 年和 1975 年，同一个作者，同一批往事，两本书。把同一件事的两种写法逐行排开，比任何书评都有力量：

同一件事	1948 《艾森豪威尔是我的上司》	1975 《Past Forgetting》
成书方式	记者代笔（代笔人卡恩斯的名字都有 Frank / Michael 两种记载），出版商操盘	癌症晚期的她对着录音机口述，职业写手整理成书；她没见到成书
成书时机	她拮据，他如日中天、半只脚踏进总统府	他已去世——死人不能起诉诽谤
第一次见面 （1942 年 5 月）	司机池的正常派遣，一笔公务记录——通篇无一字越界	同一幕被重写成一段关系的开篇；"将军点名要她回来"一类说法只出自她的回忆录，本书第五章已标为单方来源

阿诺德之死 (1943 年 6 月)	本书未掌握该书此节的原文， 不代为转述	安慰场景出自她的单方记述；旁证只有布彻日记里"她多天未能工作"（第八章）
授衔（1944 年 10 月）	本书未掌握该书此节的原文	本书未掌握该书此节的原文——这一事件的硬来源不是任何回忆录，是马歇尔基金会档案馆里的怀特备忘录（第十章）
1945 年 11 月的告别	本书未掌握具体写法	明确写下：告别时他承诺过未来
私人关系	通篇没有一字暗示任何超出 公务的关系	核心主张：相爱——偷来的吻、牵手、骑马，两次同房未成
作者对这本书 的自评	（当时无需自评）	"我略去了许多事，改动了一些细节，把另一些轻轻带过。"——第一本书的作者，亲自给第一本书打了折扣

填表说明：两栏不对称是有意的。1948 栏的定性（"通篇无一字暗示"）出自第四章对该书的整体判断，1975 栏出自本章与第十三章；凡本书未掌握第一手原文的格子，就写"本书未掌握"，不靠转述的转述填满它——对一本讲证据的书来说，空格子比填满的格子更诚实。还有一处如实标注的推断：个别细节（如"将军点名要她回来"、阿诺德死后的安慰场景）本书只确认出自"她的回忆录"，未能确认出自哪一版；表中将其归入 1975 栏，仅因该版是补写私密细节的一版。

对临终口述，该打几折

史学和法律对"临终之言"的态度正好相反，这个反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法律上，许多法域给濒死者的陈述特殊地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动机撒谎了。史学上则冷静得多：临终口述的问题不在动机，在记忆。三十年前的事，隔着病痛、药物和一个等着成书的出版商。记忆不是档案柜，是一间每次取用都会重新布置的房间。

动机也要两边算。质疑者算的一边：她需要钱治病养老，故事越重，版税越高；而且出书时机选在艾森豪威尔死后——死人不能起诉诽谤，这一条在英美出版界是常识。支持者算的另一边：她守了三十年，守过 1952 年大选，守过他当总统的八年，守过无数次开口就能换钱的机会，直到约束她的那个人不在了才说——这同样可以是保护，而不是算计。同一条时间线，两种读法都自治。这就是这道题没有解的原因。

两边的证人

书出版后，证人陆续站队，值得把两边都摆出来：

- **说她可信的：**奥马尔·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麾下最重要的集团军群司令，说这本书对两人关系的描写"准确"。记者詹姆斯·加文回忆，战时曾亲眼看见凯在清晨亲吻将军。历史学家让·爱德华·史密斯后来写道，两人相爱"没有疑问"。
- **说她不可信的：**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卡洛·德斯特称这本书"异想天开"（fanciful）；战时司令部多名军官公开否认见过任何私情；艾森豪威尔的儿媳芭芭拉和孙女们坚定地维护玛米一侧的叙事；1983 年还有一本专门反驳的书出版。

仔细看这两张名单，会发现一个结构性的事实：**双方都没有物证，双方都只有"我所见"**。支持她的人看见的是亲密，反对的人看见的是规矩。而亲密这件事的本性就是避人——一段成功瞒过了整个司令部的关系，事后当然找不到目击者；可一段从未存在过的关系，事后同样找不到目击者。"没有目击者"这个证据，指向两个方向，等于不指向任何方向。

无法裁决的事，就这样摆着

所以本书的结论只能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她所说的那种爱情，**无法核实**。可以确定的是：三年半里他们朝夕相处（布彻的日记）；他对她的依赖超出公务需要（授衔备忘录和整个司令部的观感）；他在官方史里把她删到了一行（559 页的书）；她在临终前坚持说了另一个版本（录音带和成书）。这四件事都是硬的。至于它们合起来意味着什么——这本书把它留给读者。

她去世前对朋友说，她不恨他。这句转述同样无法核实。但它和她在书里写的那句话放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女人留给世界的最后姿态。那句话是对自己第一本书的判词，也是对所有入说的：

我略去了许多事。改动了一些细节。把另一些，轻轻带过。

第十二章·谁有权被记住

擦除的四道工序

回看凯·萨默斯比的一生，她被从历史里擦掉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至少四道工序，由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在不同的时间各自施工：

第一道是她自己动的手。二十几岁，她把凯瑟琳·麦卡锡-莫罗——连同科克郡、连同没落的家族、连同那口爱尔兰口音——换成了"凯·萨默斯比"。这次擦除是她的生存策略，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改名。

第二道是人事系统。1945 年 11 月的随行名单上没有她。没有命令，没有处分，只是不再特批。体系收回它出借的东西时，连收据都不用开。

第三道是官方历史。559 页的《欧洲的十字军》里的一行。请注意这一道的精巧：它不需要撒谎，只需要按"随从从简"的惯例执行，删人就删得干净、体面、无可指摘。

第四道是可信度市场。等她 1976 年开口说另一个版本时，市场的定价早就完成了：一个美貌的、无固定身份的、临终的、需要版税的女人——她的证言在上架之前就被打了折。而对面那些否认者，男性、将军、在任者，他们的"我什么都没看见"享受的是票面价格。第十五章说过，两边的证据其实一样薄；不一样的只有定价。

可信度是怎样预先判定的

这是这本书真正想说的一件事。我们通常以为，一个人说的话不可信，要看证据。但凯的案子展示了另一条流水线：可信度在证据出场之前就已经被分配好了——按性别分配（女人的私密证言天然可疑），按外貌分配（太漂亮，所以"无非是靠着脸蛋"，她的专业能力——雾中夜驾、机要文书——自动归零），按阶层分配（一个没有编制的平民雇员，对抗一整个五星上将阵营）。三条流水线的交汇点上站着的人，说什么都输。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恰恰是：把她擦掉的那一方，同样拿不出证据。没有一封信证明有私情，也没有一份文件证明她"只是个普通司机"——布彻日记里那几十处记载，恰恰证明她不普

通。这是一场双方都没有证据的战争，而结果却是确定的。可见这场战争裁决的依据从来不是证据，是别的什么东西。

剩下的硬东西

最后盘点一下，在一场又一场的擦除之后，到底还剩下什么——剩下的全是物，不是话：

- 一枚大英帝国勋章，1945 年新年授勋名单，在"不列颠尼克号"上别上她的胸前。名单是政府的，谁也删不掉。
- 马歇尔基金会档案馆里那份 1944 年 7 月 8 日的备忘录，怀特少将亲笔，逐条讨论她的授衔。华盛顿的官僚体系曾为她专门开过会——白纸黑字。
- 一张签赠照片："赠给凯·萨默斯比上尉"。签名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 1943 年 2 月 22 日的《生活》杂志，伯克-怀特写的那篇《救生艇上的女人们》。
- 布彻的日记，1946 年出版，几十年来就摆在图书馆书架上，几十处提到她的名字。

这些东西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别人文件里擦剩下的边角料——授勋名单的边角、公文流程的边角、杂志报道的边角、别人日记的边角。**她存在于世的最硬的证据，全是别人留下的。**这大概就是"被记住"这种资源分配不均的最精确含义：有权的人留下的是全集和图书馆，她留下的是别人全集里的注脚。

尾声

凯·萨默斯比死于 1975 年 1 月 20 日。此后半半个世纪，每隔一阵，就有一本书、一部剧、一篇文章把她重新挖出来一次——2024 年还有一部以她为主角之一的电影《Pressure》上映。挖掘者们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相，而他们真正找到的，每次都是同一堆东西：那份备忘录，那本日记，那张照片，两本互相矛盾的回忆录，和一封从来没人见过的信。

真相大概永远埋在那堆东西下面，挖不出来了。但挖不出来不等于无事可说。恰恰相反——这本书写下来，最值得记住的不是"她和将军到底有没有私情"这个无法裁决的问题，而是这个可以确定的事实：**一个人可以在二十世纪权力最核心的位置上站了三年半，而历史只需要一行字，就能把她放回原地。**这一行字的笔法、这次放回的机制、这种分配的不均——这些是可以核查的，是这本书确认过的东西。

其余的部分，留在原地。那是她的。

